

《圣经》与西方文化艺术

刘秀莲

(河南大学外语部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圣经》这本基督教的经典,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它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持久且深入的影响。《圣经》与西方文化艺术碰撞融合的过程勾勒出了一段西方灿烂的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

[关键词]圣经;基督教;西方文化艺术

[中图分类号]I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06)03-0059-02

《圣经》是希伯来—基督文化的经典,也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学著作。公元1世纪前叶产生而后逐渐壮大的基督教对西方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勾勒出了西方文化发展的线索,而希伯来—基督文化则以《圣经》为唯一的代表作品,希伯来—基督文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更为持久而且深入。因此,我们要研究西方文化艺术,就必须对其与《圣经》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圣经》主要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旧约全书》陆续写成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是犹太教的经典。“旧约”是指古时耶和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全书》就是围绕着这种关系记叙了以色列人从部落到立国及其衰亡的历史。《旧约全书》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部分,它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主要内容是律法、戒命、规条以及以色列民族各时期的历史、先知的教训、各种史诗、战歌、情歌、格言等。《新约全书》是基督教的经典。它是上帝通过耶和華与信者世人订立的“约”。《新约全书》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启示录》四部分。我们要研究《圣经》和西方文化艺术的关系,就要从基督教发展所经历的阶段来分析西方文化艺术的特点。

一、基督教的早期

早期的基督教是指基督教自产生、传播至国教地位和基本神学体系的确立,也就是罗马帝制时期的基督教。

公元前后,希伯来—犹太教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结合而为基督文化。基督教诞生的初期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将其定为国教,希伯来—基督文化取得初步胜利。这是基督思想初步形成体系的时期,也是从民族性犹太教异端教派转变为世界性的宗教迈出的第一步。公元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民族接受基督教文化,与之融合而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督教逐步取得全面胜利。基督教成为罗马文明和西欧中世纪文明与统治政权紧密结合的主流文化。基督教兴起后,为了传播和普及基督教义,开设了教堂音乐和初级教义问答学校,以教授《圣经》和教堂音乐为主,这样的基督教高

等学府和学术文化中心,培养了大批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罗马帝国崩溃后,修道院成为文化教育和延续古典文化的主要机构,修道院保存、恢复希腊、拉丁的语言和知识,对古代文本进行整理、研究并在传播教义活动中将它们传播到欧洲大陆,培养了大批知识人才^[1]。

自12世纪起,以基督教神学为教学轴心的教会体制被突破,欧洲的城市纷纷建立世俗性的大学。著名的有英国的牛津大学(1168年)和剑桥大学(1224年),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1181年),西班牙的帕伦西大学(1212年)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1290年)等^[1]。大学的兴建是欧洲的文化教育开始突破教会的垄断专制,面向世俗文化的重大转变,为欧洲学术文化的繁荣、思想的活跃提供了重要契机。至今被各国广为采用的学位制度及毕业典礼上获得学位者身着方帽、黑袍(教士服装)就是那时传承下来的。大学取代局限于神学解释和宗教典籍的修道院的地位,成为中世纪欧洲知识研究、活跃思想的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大学的创立是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它突破了原来由基督教会垄断的教会学校的封闭性、狭隘性,开创了另外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为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培育了大批知识人才。当时建立的这种高等教育体制,后来几经演变和不断完善,现在已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大学依然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国家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心所在。中世纪欧洲文化在对基督教的发展变革基础上逐步达到鼎盛时期,它对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基督教取得全面胜利的局面下,出现了所谓的“12世纪文化复兴”的辉煌时期。教会成为封建制度的中心,基督教统一天下,经院哲学争奇斗妍,宗教情感与现实人生紧密结合的文学作品竞现文坛。基督教精神主宰着中世纪欧洲的精神文化,这不仅表现在神学与哲学的理论核心中,也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史学等文化式样中。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一部分。论证基督教信仰是一种思辨性的宗教哲学,托马斯·阿奎是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他的《神学大全》论述了上帝的神性与创世,

人的罪行与上帝的恩典,以及圣母、圣子、圣事和最后的审判等诸多神学问题,被誉为神学与哲学体系的百科全书,是基督教的思想体系的集合。

中世纪最主要的文学是教会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而教会文学是中世纪的正统官方文学,它包括圣经故事、圣徒传、祈祷文、圣者言行录、梦幻故事、奇迹故事、宗教剧等,它们直接照搬《圣经》片段,宣扬普及基督教义。如波那文图拉的《心路的历程》、坎培斯的《效法基督》以及琴涅武普的关于圣经故事和圣徒传的诗篇:《基督》、《桑利安那》、《使徒的命运》、《爱伦那》,还有叙事诗《朱迪思》。即使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法国的《罗兰之歌》就描述了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征服伊斯兰教徒,最终使其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也有基督教精神但不奉行禁欲主义,其中骑士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为维护基督教的信仰而冒险。《熙德之歌》就是表现了宽容的骑士精神和为基督教而战的思想。

中世纪的艺术主要是表现基督教精神,其目的是服务于宗教信仰,其主题是神秘的耶稣和圣母的画像。宣传基督教教义的教堂建筑艺术是中世纪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表现了艺术家们在建筑和雕塑方面的创造性的才华。其中罗马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分别表现了中世纪早期和鼎盛时期的教堂建筑风格,它们既表现了各民族建筑艺术的多样性,又体现了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精神以及其建筑艺术风格的统一性。罗马式教堂建筑脱胎于罗马的长方形会堂建筑,加上两翼构成十字形,被基督教会奉为正统的教堂建筑形式。它坚实、庄严和肃穆,象征着基督教精神控制现世负罪的心灵,使人们在沉重的压抑感中进入神秘、超世的意境。其中有法国南部图鲁兹的圣塞南教堂和西部勃良第的克吕尼教堂,英国的达勒姆教堂,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大教堂,德国的萨克森教堂,意大利的比萨主教堂群。兴于12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宗教的热诚与浪漫情感的结合。它高直细尖,尖形的拱门、高塔、屋脊和望楼,使教堂有飞跃之势,仿佛要摆脱俗世,升入天国,教堂内部雕刻着基督、圣母、圣徒、先知及世俗王公,他们神态安详温和,与建筑融为一体,使人感到一种神圣的安静、自信和壮美。哥特式建筑表现了中世纪鼎盛时期基督教精神的演变,体现了一种浪漫的唯灵主义。其中有法国著名的巴黎圣母院、沙特尔教堂、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德国的埃克塞特大教堂、韦尔斯大教堂以及极具盛名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

二、基督教走向低谷时期

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倡导以人性反对神权,以个性解放来反对禁欲主义,这是古希腊文化精神的复兴,同时也是希伯来—基督文化走向低谷时期。但是文艺复兴并没有完全脱离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许多文学作品或隐或显地表现了基督教神学及其文化象征意义。从

此基督教对文化的影响已经从中世纪的社会层面和思想层面共同主宰社会的局面转向更注重基督教信仰在神学、哲学、文学及艺术中思想层面的表达。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宣扬乐观向上的世俗生活的彼特拉克和瓦拉,提出宗教真理发展观的普莱托内,还有“灵魂不朽”论者费奇诺和乔万尼·皮科。

诗人但丁作为文艺复兴的先驱,在其作品中抨击教会的腐化和思想专制,鼓励人们为建立人间美好的“天堂”而奋斗,但也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的色彩。《神曲》描写诗人幻游三界的故事,三界之分体现了基督教的影响,三界中的奖惩也基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认知,其中的数字更是直接借用《圣经》中数字的神秘寓意。“英国文学之父”乔叟在其作品中大量引用《圣经》典故。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深受《圣经》的影响,他竭力用圣经的旨趣来表现真理给世人,基督精神自始至终贯穿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笔下的英雄每个都是小型基督。

文艺复兴时期最辉煌的成就是空前繁荣的艺术,它们取材于《圣经》来表达人文精神。“欧洲绘画之父”焦托的作品将宗教故事和宗教人物注入自然现实感和人情味。他著名的《哀悼基督》把悲剧气氛渲染得很浓烈。他的36幅《圣经传奇故事》的连环壁画中的神圣人物和神圣家族等都绘成了世俗人物。他的另一幅画《犹太之吻》也是以《圣经》为题材,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人类生活中生动逼真的善恶反差对照。他的其它画如《约清与牧人》、《圣方济向众鸟布道》和《金门相会》等,也都是取材于基督教的宗教传说,但对情感栩栩如生的描绘体现了人文精神。被称为“圣母画家”的波提切利,以圣母为题材的作品有许多幅,如《庄严圣母》、《宝座上的圣母》、《拿着石榴的圣母》等都是世俗化的圣母,它们是以外在的“宗教”形式表达新的社会情感。更有在欧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三位艺术巨匠,他们以《圣经》为题材的伟大创作为人类文化艺术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绘画大师达·芬奇的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都取材于《圣经》。既是绘画大师又是雕刻家的米开朗琪罗为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创作的天顶画《创世纪》,是以《圣经》中的《创世纪》传说故事为主要内容,配有先知圣像和耶稣画像。该画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创世纪》题材为内容的九幅主体大画,它们分别表现《神分明暗》、《创造日月授福大地》、《授福海洋》、《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失伊甸园》、《诺亚祝祭》、《大洪水》和《诺亚醉酒》等创世纪的情节;第二部分是12位男女先知的圣像画;第三部分是耶稣画像。米开朗琪罗的另一杰作是他为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绘制的、被誉为“人体百科全书”的祭坛后大壁画,它是根据《圣经》中的“世界末日来临后的最终的审判”故事绘制出来的《最后的审判》,画家借用宗教的形式抑恶扬善,将意大利历史上(下转第62页)

冷酷如铁,天高地迥,号呼靡及。“我”“吾”,一笔写尽屈原那种痛定思痛的哀曲,瞋目扼腕的神态。诗人借助“余”“吾”“我”“予”的不同音质,将它们恰当地置于不同的语言环境里,给《离骚》增添了不少风采!

现在就不难理解“芙蓉塘外有轻雷”的“外”字体现雷声自远而近的妙用了。因为发“外”字的韵头时,就会发出如同雷声“隆隆”之音,其韵母又正好是由低到高的两个元音组成,因而就造成轻雷滚滚而近的感觉。字音在诗中的表情作用实例之多,诸如上述,难以尽举。

字音不但能够暗示各种不同的感情色彩和情调,而且对一首诗的意境亦能从声音中表现出来。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楼》,是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二句是实写。前句写远眺,望中高岭横天,夕阳衔山;后句写俯视,只见黄河滔滔,奔流入海。诗虽两句,却写出圆日依依、高山巍巍、长河滚滚、大海浩浩的奇景,绘出白日光华、丹霞舒卷、青山凝碧、黄水澎湃的美色。就其景象言,日之“圆”,山之“高”,河之“长”,海之“大”,形体各具,错落成趣;就其色彩言,日之“白”,霞之“丹”,山之“青”,水之“黄”,逞妍斗色,绚丽生情。诗人略挥大笔,绘形便万象迭现,设色则众彩纷呈,创造出一幅十分壮丽、十分浓郁的画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句则是虚写。全

诗四句,互为张本,虚实相生。当诗人要写出动人心魄的千里之景时,却虚拟一笔,惜墨如金,借助前二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酣畅蓄势,以便让人们自己去想象出千里之景的无比壮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十字中,“千”字有以一当百的作用;“更”字有推进提升的作用。“千”字从鼻音,表示模糊含混,隐约可辨。这一鼻音性质所体现的感情色彩,正好把无法精确表达的“千里”情致概括无遗,而且配合了人们联想的无边无际,配合了诗中黄昏景色的迷茫朦胧,让人们在想象中依稀可见天围平野、苍山举首、长河悬天、云海翻涌、田畴绵亘、屋宇星罗、暮霭匝地……诗人点墨未泼,却寓八方繁会,纤彩不施,能致五色相宣。一字之音竟收到篇虽终而意无穷、辞已尽而景无限的艺术效果。这一艺术效果,还由于“更”字把千里之景衬托得无比壮丽,把人们的情绪提到最高点,产生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欲望。因为“更”字直硬,发音梗塞难吐,它传达出使劲、着意的感情色彩。正是由于这一种使劲、着意,便引动人们情绪的高度集中,对全诗的意境倍感亲切。

当然,声与诗的关系,有时是出于作者的有为之,有时则不是这样。而且,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有的字音原来具有的表情作用消失了,有时则又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但总的说来,声与诗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

(上接第60页)众多的著名人物绘入画中,让那些有德行、主持正义的善良人物飞向天堂,而让历史上那些邪恶、卑鄙和残害人民的恶魔坠入地狱。还有米开朗琪罗的著名雕刻《圣母哀悼基督》、《摩西像》和《大卫像》也都是以《圣经》故事内容来进行创作的。而具有“秀美”画风的拉斐尔也创作出许多以圣母为题材的画,如《草地上的圣母》、《大公圣母》、《椅中圣母》和《西斯廷圣母》,圣母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妇女作为模特,把圣母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女性,表现的全是人间普通母亲的慈善、温柔、淳朴和宽容的品行^[1]。

三、基督教复兴时期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是改革教会制度的腐败,更是为了适应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教会的腐败已使教会远离原初基督教的传统理论和教义,另一方面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要求取消教会在思想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影响最大的是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加尔文的新的宗教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是将基督教从仪式化信仰阶段引向心灵感悟阶段,将基督教教义植入人们的社会日常活动中。因此,此次宗教改革实质上是在新的层次上对基督教的复兴,使基督教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宗教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圣经》的地位,把《圣经》作为最高的权威,强调任何信徒只要通过自己的祈祷就可以直接得到上帝的旨意,得到上帝的宽恕,而无需通过神职人员作中介。广泛地推广教义,使新教思想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宗教改革在社会上引起全面深刻的变化,导致了人们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的大变换,其影响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而且深入到了文化、教育、语言、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方面。

宗教改革促进了神学的个性化发展,信仰自由成为最

大的成就,确立了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17世纪法国神学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阐述了宗教和人生、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他将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肉身感性阶段、精神理性阶段、心灵仁爱阶段,并提倡不断超越自身皈依上帝。

新教在各地的传播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著名的清教徒作家约翰·弥尔顿从《圣经》取材创作了三部著名的诗剧《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班扬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表现了基督徒为追求上帝经历的无数艰辛和对宗教的虔诚,书中借用了《圣经》中的许多象征意象和教诲。之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继续从《圣经》中汲取灵感,诗人拜伦创作大量以基督教为题材的诗歌和散文,如《该隐》、《耶弗他的女儿》、《扫罗》、《扫罗王最后一支战歌》、《约旦河两岸》等。雪莱的诗歌《撒旦挣脱了锁链》、《魔鬼出行》和散文《论来世》、《论基督教》等以文学的形式讨论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天国、末日审判等教义^[3]。

总之,从基督教形成和发展各个阶段入手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如此的持久且深远,《圣经》与西方社会、文化从碰撞到交融再到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逐渐形成了西方历史一段璀璨的文化艺术。

[参考文献]

- [1]姚介厚. 西欧文明[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 [2]叶丰. 圣经图录[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
- [3]王忠祥,贺秋英. 圣经故事新编[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